



对于“山花烂漫娇景丽,蜂蝶劲舞花红美”的成县来说,万寿菊开时的十里八乡,俨然是一座繁花似锦的花坛,摄影家、游客慕名来看花、打卡,车流如织,络绎不绝。

故乡人最初种花,不是用来观赏的,是全县整体脱贫摘帽后,为了增加农民收入和推进乡村振兴,又与青岛企业合作,连同种苗,下入这青山绿水畔的订单产业。

交上伏天,四万亩鲜花进入次第开放的最美年华,山河在花海的美人中叠翠流金,云蒸霞蔚。不论从清湛湛的河谷望去,还是从绿油油的山顶俯瞰,只见一垄垄一坡坡一山山的万寿菊,在垆地、塬上、梯田里连片成带,漫如浩海,在熏风温柔的吹动下,绽放和荡漾出金黄色的涟漪,又像层层叠叠的晚霞,灿烂明丽,越沟填壑,引来蜂群。

穿行在高速公路和双河的两岸,路边的万寿菊蝶飞蜂舞。四山的怀抱里,整山的万寿菊开成了花的海洋。一排排青山下,一岭岭万寿菊如飞天曼舞的裙袂。山上、坡间、林畔、沟边,到处都是摘花的人群,有包着头巾的婶婶们,提着麻袋的叔伯们,他们彩云一样飘动在花地,一垄挨一垄地采,一行接一行地采,篮子装满了,麻袋装满了,车厢装满了,他们歇在路口等收花的车。天上的云儿跑着,地上蝉儿叫着,身边的花儿开着,人们笑着,丰收

金花满山

牛旭斌

的喜悦洋溢在脸上,汗水在胸膛上滋滋流淌。

盘盘弯弯的山路上,秋风旋舞,山花含笑,收花的卡车、三轮车、卖花的电瓶车来回奔跑着,直到白露之前,他们忙于这场盛大的花事,不停地穿梭在村庄与小镇的水泥路上,按喇叭互致问候。这里面,有我劳作了一辈子的母亲。

这是我在儿时摘过覆盆子的地,少年时在烈日下挖过半夏,在玉米地里摘过黄瓜,也是不识字的母亲教会我锄地和农活,一开始学耕人生的一块“试验田”。在这片田里,我学会了犁地、锄草、豁开柳黄的麦子点黄豆,也为了分担一部分生活的沉重,把滚烫的汗水一颗颗流淌进这片地。

伫立太阳照着金花的山坡前,母亲弯着腰,埋着头,缩在枝繁花茂的菊

丛里,左手挎篮,右手飞快地摘花,动作娴熟而专注,像一个优等生在考场上沉着答题、胜券在握。我躲在一棵地边的核桃树下,望着她鬓角的苍苍白发,她弓腰采摘一会儿花后就直不起身,便用拳头捶腰。她把一篮子花装进袋子时,脸上露出那种劳有所获的笑容,质朴,温馨,踏实稳妥的幸福,如被汗水浇灌过。我连忙上前去帮忙。

抬头看,在忙碌于山间摘花的人群中,多是叔伯婶婶们。他们的心魂,已经割舍不开这土地。

又一个周末,我上山去,母亲和婶婶们全在山上摘花,一个人一天可以收一亩地的花,一亩地的花从花茬到尾在摘尽,一般要采摘七八茬。徐徐的山风送来她们隔梁的拉话声:“摘了多少?”“一车了。”“上一茬卖了多少

钱?”“不多,不多,一千三。”茶余饭后的村巷里,闲游的乡亲们扯得最多的话题是“万寿菊”,这个新词一种进地里,就变成乡间的热词。父辈们年老干不了重活,但靠种花可以养老,他们的口头禅是:“多谢这花呀,多谢万寿菊产业!”

前些年,小镇有许多人外出务工,山上交通不便的田地撂荒。后来,经过干部群众对产业调整和土地利用状况因地制宜的分析,县里在红川园区建起了万寿菊加工厂,萃取叶黄素,一批专业合作社纷纷流转了农民的土地,县上的龙头企业统一育苗,免费分发给群众移栽,田间管理和采收情况好的农户,一亩地的花卖到了三千元。村上人都又陆续回到了地里,踏踏实实种花、摘花、卖花,增加收入。春耕时,家家户户争先恐后,腾地

整地,扩大面积,政府给每亩花地办了农业保险,让大家吃上定心丸。

属于我们家的那块垮地,如一轮蛋黄色的弯月,满地千株万枝的菊花,长势格外喜人,苗株高,分蘖多,骨朵密,花瓣繁,不愧是赫赫有名的种地老把式的“田土杰作”。我从心底里感恩和敬佩母亲的勤劳,感恩母亲的养育,感佩她年过花甲了还在山村垮地种花种地,誓把泥土合成金的精神。劳动,是她天生的职业;种地,是她毕生的事业。一说起万寿菊,她就会情不自禁地滔滔不绝:“这种花都能卖钱,好日子让我给赶上了。”

阳光清朗、明净,新一茬的春稼秋穡,正在座座山岗的田土中上演繁荣;黄昏的晚风,轻柔、醉人,万寿菊的灼灼热烈,把悄悄入眠的沟坡给点亮灯盏。山欢人笑的花乡花海,打破沉静的群山碧野,润泽丰裕的农家生活。细想故乡土地上曾经不生的花儿,就因为东西部协作,铺天盖地降生在了西秦岭成县盆地上,并生机勃勃地到处生根、出苗、开花,它们成了乡村振兴的金光大道上,父老乡亲最喜欢的“金花”。



高铁穿过乌鞘岭

杨子福

当风与电,钢与铁
速度与激情
汽笛与驼铃
在乌鞘岭的上空演奏出
又一曲千年回响的乐章
雪山侧耳聆听
草原脉搏涌动
牛羊踏出青春的舞步
白驹过隙
只在眨眼的工夫
蓝天、白云、溪流、毡房
在眼前又在梦里
当静与动,白与黑
桥梁与隧道
灯光与月亮
在通往河西走廊的路上
又一次把相思缩短,相遇拉长
沙石路还在
连霍高速川流不息
高铁越过
只在狼毒花点头的瞬间
石羊河、铜奔马、天梯山、人参果
在梦里又在眼前

清水荡漾(组诗)

陈贻平

笔架山

一匹威武雄壮的骏马
抖着或绿或灰或白的鬃毛
从远古的时空跑来
载着春夏秋冬
还有一代代乡亲们生活和畅想
它一路敞开心扉 聆听
金太阳亘古绵长的铜号声
银月亮穿越时空的琴弦声
花草 树木 鸟鸣 烟火
在它伟岸的脊梁上
一代又一代繁荣旺盛
它从轩辕时代一直跑到现在
跑出了一支神笔
书写着纵贯五千年的文脉
大自然以笔架的姿态
挺拔起了雄浑的山
守望着一座城
城是清水城
人是清水人

牛头河

把这条河的发源地
说成兴旺村的羊和羊头
那就小气了
我只能理直气壮地说
它是牛和牛头
这形象的地理标志
一开始就从小村子脱颖而出
常常在山坡吃草的牛 是壮实的
风里雨里一直低着的牛头 是硕大的
像牛头一样的河流
肯定是雄浑气魄的样子
牛头河滋养的人们
肯定磨砺出了勤劳和坚韧的品质
黄河的支流是渭河
渭河的支流是牛头河
而牛头河的支流
是清水人饱满闪亮的心河
我就在这样的细枝末梢研判背景
原来滋养我五十四载的牛头河
就是自己旺盛的血脉 气脉
在宏大的气象里
我和我的子孙们
以一股子“牛劲”
挖掘旷远的历史和它的深邃
它从名不见经传的兴旺村出发
一路平平仄仄流进《诗经》
在旧时的老县志里闪亮
坚韧地长成清水人民的根系

木耳

竖起黑耳朵
倾听
雨水和阳光的脚步声
倾听
大地之音
河流之语
飞鸟之歌
倾听
草本植物的心语
和它们在沉默中的歌吟
倾听
一个叫山门镇的故事
还有山门镇人民的创业史
倾听
大片田野时断时续的风哨
产业壮观起来的声浪

西部散章(散文诗)

陈美霞

进入河西

我握住白银的剑柄,岁月依次出鞘。风在高处,一只手敲着雨的鼓点,一只手翻着沙的雷电。

荒凉的地方,不需要繁花,将军的眼神点燃几千年的敬畏:葡萄美酒夜光杯……

这样的天空适合龙翻腾,白云搭建舞台和鹰的翅膀擦拭战场。在祁连山下,在称作走廊的地方,我,体会到了伟大的谦虚——八万丈的身高,八万里的脚,才可以在这山峦的屏障前暂坐,喝一杯酒,用三千丈的乡愁怀念江南。

必须有一种天马之心,在乌鞘岭起伏,四蹄长风的火焰焰,是北斗的眼睛。

必须执令牌,甩霞光之麾,用鹞子刻骨的目光,驾驭一个民族的彪悍,阳光,浩浩荡荡,一个夏天翻山而至。

去参观幸福

在示意图上,我看见从绿色山脉出发的箭头,停住在沙漠边缘,三台村的村支书说,那儿,沙退人进。

我以为只有植物才是压住沙漠的立体印章,风,会停止它的脚步。

我以为天人合一的技术仅限于对一棵禾苗的帮扶和修正。

给那些透明的高科技温室冠以绿色的姓名吧!穿上无菌衣,用酒精给手脚消毒,过安检门的时候,连脚底也要灭菌,这样的小翼翼给了圣果。

我阅读出根系通风管无止境的河西之风的温柔,南国椰壳粉身碎骨的支持,有些人的名字贴在横头,像极了医院的护士牌。我理解了圣果不是小番茄的真谛,精细是幸福的密码。

当幸福也成为项目被参观的时候,幸福就成了种子,从河西出发!

一头奶牛的画像以及其他

我们想象中的牧场,牛羊悠闲,白云游荡,挤奶的姑娘手下的白色细流,醉了心房。

去看一头牛,除了心情,什么都不需要。

在河西,我只看见了奶牛的画像,它产奶的流程图,是为了省略我风尘的细菌,我们都做了隐藏的客人,高大的建筑背后,牧场与别墅区别不大。哦,河西,那走廊上拴着的奶牛,机械手温柔地模拟少女的手掌,我们,在一个产业链的终端畅想当年的风光。

在河西,阳光、风力、生物,都被打包储存,正在筹备自己的力量,蓄势而动!

专业,想要系统地学习新闻写作。文化课程全部取得合格证后,新闻写作实践要上交作品,我拿了厚厚一沓报纸去自考上交,工作人员只选了《甘肃日报》刊发的两篇通讯,“这两篇就够了,分量重着呢”。

对于投稿,我总是以十分的热情,期盼着不到十分之一的收获。有些稿件会被退回来,附着编辑的亲笔退稿信。虽不能发表,但读到编辑信件时,我依然特别高兴,会从这些退稿信中认识自己的不足,得到鼓励。再后来就是铅印退稿单。随着计算机的普及,使用电子邮箱投稿,投稿也方便多了。

2014年9月末的一天,下着雨,我沿着家乡的大南河逆行,来到了离村子五公里的铁索桥遗址。这里保存着一块石碑,立于清顺治戊子年(1648年),是为这座铁索桥的建成而立的。面对这块石碑,那一颗颗方块的文字就如河面跳荡的粼波,涌动着三百年历史的海潮。身边的这条河,别看她柔情碧波,温顺流畅,但她是从西秦岭北坡中渗出,承载着两岸的沧桑盛衰。在飒飒秋雨中,我心绪难以平静,思绪在过去和今天中来回穿梭,就有了散文《索桥淋雨》。完稿后,我尝试着投给《甘肃日报》,让我惊喜的是,稿件很快就见报了,成为我在《甘肃日报》发表的第一篇散文,这对我鼓励很大。从那时起到今年3月22日刊出的《青绿泊安》,我在《甘肃日报》发表了数篇散文。

成长之路上,《甘肃日报》是我的良师益友。如今我已退休,《甘肃日报》依然是我每天必须翻阅的报纸。

甘报情缘

《甘肃日报》创刊75周年征文



百花

第 3258 期

山间鸟语

[中国画]

张宇作

草湖绿韵

郭忠山

雨后的天空清透明亮,在这样的时节,去嘉峪关新城草湖,是再好不过的了。走近它,扑面而来的是湿漉漉的水汽,方圆几公里空气都是清新的。

千万枝被烈日染得灿烂的芦苇,任凭风随意地摇曳着,然后一片片地扎进快要溢出来的湖水里,湖水开始慢慢地向四周扩散,把湖面和天织成了一片云锦,渐渐地天和湖面连在了一起,透亮透亮的,有几分清新,有几分婉约。湖边星星点点的泛沙泉,在湖面上激起一层一层的涟漪。

宽大肥硕的荷叶,丰腴得像唐朝的美人。朦胧的朝霞,飘逸得像是荷叶头顶上的垂云发髻。这美人多情,从晨雾里采来了一滴一滴的清露,挂在胸前,挂在脖子上,织成了一串串暗香的瓔珞。

比这苇叶多情的还有那天上的云。那些云朵稀稀疏疏地撒在湛蓝湛蓝的天空,一朵一朵的,像是刚刚采摘的新棉,又像是一朵朵盛开的白莲。它们一

会儿顺着沙丘漫步,一会儿追着雪山嬉戏,或飞或舞,舒卷地跌落在湖面上,然后从湖面上扶摇而上,热情地亲吻着蓝天。

最抢眼的要数那些起起落落的鸟儿。刚开始它们躲在草丛里说着悄悄话,之后三五只鸟儿约好了似的,从湖面上急速地掠过,惊得水中的鱼儿四处游窜。显然,鱼儿们已经习惯了被这些精灵撩拨,瞬间又嬉戏着回到了原地。云端一群白色的鸟在尽情地玩耍,引得那一团团的云朵也迈起了舞步。突然,领头的鸟群一个旋风般地疾转,摆出了一个奋进的阵型,然后一头扎进了那一片绿地里。

那湖水携着那一片绿继续溢向四周。

不远处是一望无际的玉米田,一株株刚刚抽穗的玉米像一个个梳着辫子的乡村女子,质朴里透着自信,那份自信分明是农家人渴望丰收的喜悦。再远处是耸入云间的高炉,一簇一簇的绿荫中交错着管道、冷却塔、运料机、蜿蜒向远方的

铁轨,还有那红艳艳的钢花,恰似一幅欣欣向荣的崭新画卷。

追着这片绿一路前行,那片绿一直到了关城下的九眼泉,那泉一下子就变成了一个海子,一眼望去清澈见底,水草丰满。一片一片的芦苇荡,还有时不时的飞出来的一群群野鸭,与雄伟的嘉峪关城楼遥相呼应。

那片绿映衬下的“天下雄关”几个大字金光灿灿,耀耀炫目。古老的关城连同厚重的城墙被太阳的霞光烧得通红通红,映在平静的湖面上。

在关城和城区中间,是开得姹紫嫣红的花博园。不远处的方特丝路神画主题公园与古老的关城相互仰望,一种充满古道的神韵与现代文明的灵秀让你目不暇接……

俯视,丰腴的新城草湖一点、一片一片地溢向四方,整个嘉峪关市就像一大片绿洲。

徜徉在这满眼的绿中,看水水碧,看天天蓝,鱼儿肥,鸟儿欢,还有那朦朦胧胧的湿漉漉的空气……

我的良师益友

漆襄芳

结缘于《甘肃日报》是我的福分,从新闻写作到文学作品的刊发,它敞开心扉,为我提供了一个珍贵的创作平台,使我的人生充实而有意义。

2000年11月2日,我的人物通讯《群众的“领头雁”》刊发在《甘肃日报》;之后,另一篇人物通讯《“神雕”韩吉昌》也见报。这两篇通讯的刊发对我鼓励极大,使我对写人物通讯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在三年时间里,有9篇人物通讯刊发在省级以上报刊上。当时我参加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报考了兰州大学新闻学